

莊子纂要 伍

雜篇(上冊)

方 勇 撰

學苑出版社

雜篇(上冊)目錄

庚桑楚第二十三	(一)
徐無鬼第二十四	(一三七)
則陽第二十五	(二八三)
外物第二十六	(三九一)

庚桑楚第二十三

【解題】

王雱曰：夫能達於至道之妙者，則處無爲任自然，不期於化而物自化，此庚桑子之若是矣。莊子因而作庚

桑楚之篇。（南華真經新傳）

朱得之曰：此篇敷流曼衍，固非老子之言，亦非莊所述也。（莊子通義）

釋性通曰：內外二篇，道德之要，詳且盡矣。明斯道者，直須守一處和，敬修可願，或休止山樊，或陸沈於俗，藏垢匿瑕，混跡勞侶，人不得而知，能體純素，謂之真人也。若如畏壘之祝庚桑，無鬼之欲於酒肉，彭陽之妄求苟進，以其有以自見，故人得而驚之也。此皆不急於自治而急治物者，俱非道德之正，此其所以謂之雜也。此以庚桑楚命篇者，言守真之士，自宜退隱，無以世爲也。（南華發覆）

陸西星曰：雜篇，莊子雜著也。章句有長有短，總之則推本道德，爲老子一經之疏注。此篇中有苦心極力之語，大類張子正蒙，疑莊子平生緒言，綴拾於內外二篇之後者，其不可解處，諸家率多影響，然已爲外史氏窺破八分矣，尚俟後也。（南華真經副墨）

沈一貫曰：雜篇者，零金剩玉，龐雜而出，其語非一端也。故其文不貫串，要之宗旨不異。（莊子通）

陳深曰：老聃之道傳之庚桑楚、南榮越，以及莊周，故周敘之獨爲深至寬長。以後則隨所得而書之，有謫

怪者，有幽沉者，有譎約者，有排空者，皆非世間比語也。（莊子品節）

方虛名曰：逃名養生，以無有爲宗，使人不得而名之。（南華真經旁注）

吳伯與曰：庚桑楚雖去知遠仁，然民欲推尊之，則未免有情，所以曰藏其身。老子棒喝不施，問答俱喪，是爲撒手懸崖，命根斷處，南榮執三言，可憐哉！故衛生之經，首以抱一，復結之曰能兒子乎？無非欲其破離身心，還嬰主一而已。字泰天光，無爲而得，靈臺不滑，持之有道，無本無竅，無有一無有，聖人之所藏也。生爲本，知爲師，乘是爲是非，今人之所移也。悟有生之本無，破移是之妄見，三一不散，四六不盪，混天人，忘工拙，不爲不怒，平氣順心，不得已而應世，聖人所以爲天人也。（莊子因然）

潘基慶曰：老聃之道，庚桑楚、南榮趯、莊周傳之，故首敘大宗師。大宗師者，老聃也。中言德充符、養生、總結以人間世。（南華經集注）

程以寧曰：夫道不欲多，多則雜，故名曰雜篇。首言至人託之高深乃能自全，次言至人內捷外捷之兩忘，如冰解而凍釋，能知未始有物，斯爲知之至，而移是不足言矣。故必忘人而後可以爲天人，怒出於不怒，爲出於無爲，而後爲聖人之道。（南華真經注疏）

恨亭淨挺曰：鳥獸不厭高，魚鱉不厭深也。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毋使汝思慮營營，胡規規然若喪父母，揭竿而求諸海也？津津乎猶有惡也。與物委蛇，而同其波，是衛生之經也。靈臺者，持而不可持者也。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。孰知有無死生之一者，吾與之爲友也。（漆園指通）

王夫之曰：此篇之旨，籠罩極大，齊物論所謂「休之以天均」也。南榮趯之所以不化者，唯見有己，因見有人。人與己相持於仁義，兩相構而思慮日營，雖聞道固不能以化其心。若夫天均者，運而相爲圓轉者也，則生死移而彼我移矣。於其未移，而此爲我，彼爲人；及其已移，而彼又爲此，此又爲彼。因其所移，而自我以外，所見無非人者，操彼此之券，而勞費不可勝言。苟能知移者之無彼是，則籠天下於大圓之中，任其所旋轉，而無彼

是之辨，以同乎天和，則我即人也，我即天也，不爽其兒子之和，又何待全形而形無不全，何待抱生而生無不抱矣。故思慮者，不可以隱忍禁制而息者也。朝徹之見，與天鈞而合體，則食乎地，樂乎天，與宇俱實，與宙俱長，宇泰以養天光，不待息而自息，此衛生之經，以忘生爲大用也。莊子之旨，於此篇而盡揭以示人：所謂「忘小大之辨」者此也，所謂「照之以天」者此也，所謂「參萬歲而一成純」者此也，所謂「自其同」者此也，所謂「目無全牛」者此也，所謂「知天之所爲」者此也，所謂「未始出吾宗」者此也。（莊子解）

胡方曰：此篇亦言學道在致虛，有有無，皆非虛。庚桑楚先賤有無，後賤有有；老子之教南榮趯，先教無有，後教無無。（莊子辯正）

陸樹芝曰：庚桑楚於老子，具體而微。於外形骸、絕聖棄知以上，無以化南榮趯，老子乃以無爲而無不爲之道告之。（莊子雪）

何如澗曰：此篇大意，言貴全其形生，故藏身深渺。衛生，即全其形生，而抱一云云，則藏身深渺也。篇中能兒子、宇泰定、券內、備物將形、古之人三等，皆全其形生，不厭深渺者。若券外者，與物窮者，因以乘是者，皆非衛生之經，不能藏身深渺者也。末後言有爲無爲，亦此意也。（莊子未定稿）

張道緒曰：此篇筆力峭刻，爲雜篇第一篇文字。（莊子選）

方潛曰：專闡養生主也。（南華經解）

朱青長曰：王夫之謂：『內篇皆解悟之餘，暢發其博大輕微之致，而所從人者未之及。則學莊子之學者，必於雜篇取其精蘊，誠內篇之歸趣也。』其言頗是，但讀法當以天下篇爲第一，方知著書本意。以外物爲第二，緣督無法，以外念斷盡爲修內之由，中不易守，以不爲外搖爲守。以此篇爲第三，此篇示人以因道生魔，是學人絕大關鍵。老子告以嬰兒，是閉目止眩至人之聖法，渡孽海之慈航也。譬如爲五味所毒者，解之以淡，爲五聲所奪者，寧之以寂，心爲萬念所縛，則忘其心而念消。此段病根，在偏得老子之道。楚知其不似，而趯以師

之呻吟爲奇福，於是楚不病而越呻。一蔓引千籐，佛氏所謂黑風吹海是也。全篇之中，以敬中獨行爲要，嬰兒爲宗。治世之法，以不大主張尊賢授能、先善與利爲旨。（莊子解）

愚按：本篇主要通過庚桑楚、南榮越和老聃三個不同的人，物形象來闡發養生之道，可與內篇養生主互爲參看。作者認爲，庚桑楚雖能做到『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爲使』，三年而使畏壘自穰，但卻不能真正做到『藏身深眇』，渾然無跡，而使畏壘之民無以歸美於己。南榮越終日困擾於智與不智、仁與不仁、義與不義之間，卻轉而欲求護養身性之法，這就更加不值得效法了。老聃則與之不同，主張處無爲，任自然，立乎不測，遊於無有，把一切利害得失都付之兩忘，這才是真正的養生之道。文章寫出『宇泰定』等數段，就是爲了進一步闡發這一宗旨。

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以北居畏壘之山。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；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爲使。居三年。畏壘大穰。畏壘之民相與言曰：『庚桑子之始來，吾洒然異之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庶幾其聖人乎！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』庚桑子聞之，南面而不釋然。弟子異之。庚桑子曰：『弟子何異於予？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實成。夫春與秋，豈無得而然哉？天道已行矣。吾聞至人，尸居環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。今以畏壘之細民，而竊竊焉欲俎豆於賢人之間，我其杓之人邪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。』

【箋注】

〔役〕弟子。成玄英云：『役，門人之稱。古人事師，共其驅使，不憚艱危，故稱役也。』（莊子注疏，下同）庚

桑楚：姓庚桑，名楚。列子仲尼篇作「亢倉子」，張湛注：「音庚桑，名楚，史記作「亢倉子」。賈逵姓氏英覽云：「吳郡有庚桑姓，稱爲七族。」

〔偏得〕獨得。成玄英云：「門人之中，庚桑楚最勝，故稱偏得也。」林自云：「聘非有私於楚，而楚獨得聘之道者，能充其性分之實故也。」（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引）

〔畏壘之山〕虛構的山名。陶鴻慶云：「此本莊子寓言。太史公莊子列傳有云：「畏累虛、亢桑子之屬，皆空語無事實。」正合斯旨。自來注家不明此義。舊注且求其地以實之，鑿矣。」（讀莊子劄記）

〔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〕謂使炫智矜仁的徒僕都遠離自己。陸西星云：「畫然知，以經畫爲知者也；絜然仁，以挈度爲仁者也。」（南華真經副墨，下同）劉鳳苞云：「臣、妾是左右服役之人，畫然是明析秋毫，絜然是周詳提挈，正與藏身深眇之意相反。去之、遠之，庚桑楚屏而絕之也。」（南華雪心編，下同）絜：傳世本多作「挈」。

〔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爲使〕意謂只讓呆笨、不仁的留下作伴、供使。崔譔云：「擁腫，無知貌；鞅掌，不仁意。」（陸德明經典釋文引）陸西星云：「擁腫，鞅掌，皆樸而無能之貌。」

〔穰〕或作「壤」，豐。陸德明云：「壤，本亦作「穰」。崔本同。」（經典釋文）今案道藏王雱南華真經新傳本、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本並作「穰」。

〔洒然〕驚貌（崔譔、李頤說）。異之：對庚桑楚棄知任愚的做法感到驚異。

〔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〕意謂庚桑楚不能給我們帶來旦夕小利，卻能爲我們贏來數歲大穰。向秀云：「無旦夕小利也，順時而大穰也。」（陸德明經典釋文引）陸西星云：「言其無小利，亦無近功，而久則方見其有益也。」

〔尸而祝之〕意即尊奉他爲君主。尸、祝：見逍遙遊篇箋注。

〔社而稷之〕給他建立社稷拜祭。

〔釋然〕怡悅的樣子。釋：通「釋」。詳見齊物論篇箋注。

〔正得秋〕疑原作「正秋得」。陶鴻慶云：「得」字當在「秋」字下。正秋得，謂得正秋之時，與「春氣發」句相

儷也。大宗師篇：「夫得者，時也。」郭注云：「當所遇之時世，謂之得。」即此「得」字之義。萬實：或作「萬

寶」。王叔岷云：『釋文引元嘉本「萬寶」作「萬實」，義較長。古鈔卷子本、覆宋本並作「萬實」。疏：「實，亦有

作寶字者。』實，蓋「實」之形誤。〔莊子校釋，下同〕按，作「實」爲是。俞樾云：「得」字疑衍文。莊子原文，蓋作

「正秋而萬寶成」。周易說卦傳：「兌，正秋也，萬物之所說也。」正義曰：「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。」即本莊子之

義。是其證也。「得」字，蓋涉下句「春與秋，豈無得而然哉」，因而誤衍。〔莊子平議〕可備一說。

〔「夫春與秋」三句〕意謂春天百草勃發，秋天萬物成熟，這都是天道自然運行的結果。

〔「尸居」〕靜居如尸體。環堵之室：方丈陋室。司馬彪云：「一丈曰堵。環堵者，面各一丈，言小也。」〔經

典釋文引〕

〔猖狂〕率真任性。按，此句即山木篇「猖狂妄行，乃蹈乎大方」之意。

〔細民〕猶言「小民」，即普通百姓。

〔竊竊〕私議的樣子。俎豆予於賢人之間：把我作爲賢人來尊崇。俎、豆：皆祭祀時所用器具。這裏作

動詞，是奉祀、尊崇的意思。

〔其〕豈。杓：標杓（郭象說），即標的。范耕研云：「杓，郭音的，是借爲「準的」字也；又音匹麼反，是

借爲「標幟」字也。皆即近人所謂箭垛人物。」〔莊子詁義，下同〕

〔不釋於老聃之言〕因有愧於先生的教誨而感到不快樂。林希逸云：「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。」〔南華真

經口義，下同〕劉鳳苞云：「老聃言道，使人漠然無所知，與俎豆意相反，故云。」

【點評】

劉辰翁曰：語妙能言者，無不合道。（莊子南華真經點校）

陳深曰：冒頭即事起。（莊子品節）

徐廷槐曰：今吾日計之而不足……，二句精奇。（南華簡鈔）

張道緒曰：庚桑子之始來……，逸句摩空。（莊子選）

劉鳳苞曰：吾灑然異之……，此句如遊絲裊空。（南華雪心編）

劉鳳苞曰：兩異之句，映合生姿。（同上）

【分解】

郭象曰：畫然，飾知。絜然，矜仁。擁腫，樸也。鞅掌，自得。始異其棄知而任愚，終悟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也。春秋生成，皆得自然之道，故不爲也。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，非由知也，故不欲爲人標杓。老子云：『功成事遂，百姓皆爲我自然。』今畏壘反此，故不釋然。（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引）

王雱曰：夫老子之道，以真空爲體，以妙有爲用，非至人孰能心得之？庚桑子可謂至人，而能達真空妙有之趣也。故曰：『偏得老聃之道。』夫得於真空則至虛也，達於妙有則至靜也。虛靜無爲，則與天地同其流，陰陽同其和；不迂於物，而所居皆化，此畏壘所以大穰也。然而至人非求異於人，而人所以自異之，此畏壘之民所謂自異於庚桑子也。爲而不恃，功成不居，見寵而驚，聞譽而懼，此畏壘之民以豐穰由庚桑子之所致，欲以尸祝社稷而尊事之，楚所以聞而不憚也。夫至人藏天真，忘天機，黜聰明，棄智慮，魄然忘其所爲而任自然，故曰尸居環堵之室也。然而至人所居如此也，不與物接而物亦不知其所然也。故曰：『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。』（南

華真經新傳

劉槩曰：老子曰：『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。』而畏壘之民乃欲尸祝庚桑，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？又聞：『苟有其實，人與之名而弗受，反受其殃。』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，則楚之於順物，其猶未耶？又聞堯非有人，非見有於人，存乎千世之後，特其跡耳。然則庚桑之道造乎無爲，而未能無不爲也。（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引）

呂惠卿曰：老聃之道，絕仁棄知而不尚賢，非以明民而愚之。故其臣妾之仁知者，皆去而遠之，唯擁腫執掌是與。畫然、絜然，仁知之小者。擁腫、遲鈍。執掌、拘執。則非任知與仁者也。畏壘之民化楚之道，無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，所以大穰。楚之所爲，足以新人耳目，故灑然異之，其道無爲而成，故日計不足，歲計有餘也。尸祝、社稷，皆爲君宗者所從事，言民欲推尊之意。夫春秋皆天之所爲，萬物莫知也。聖人所以尸居而百姓不知所如往，今畏壘細民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，所謂不能使人無保也。我其可以不辭而爲人之標杓乎？（同上）

陳景元曰：偏得老聃之道，言其悟理最深，故智略仁義皆所不取，而擁腫不材、執掌自得者，與之從事。是以初驚情泊，後欣俗阜，道脩德長，民欲尸祝之。不釋然者，尚嫌有跡。春秋皆自然之道，不言而自行，於我何功哉？故尸居潛隱，民莫得知，豈肯爲人之標杓耶？若當俎豆，是吾不解師言，而故違之也。（同上）

林自曰：物受命於天，則役於天；民受命於君，則役於君；弟子受命於師，則役於師。天役物以生，而息物以死；君役民以事，而息民以財；師役弟子以學，而息之以道。凡有所受命者，皆不免乎役，故楚學於老聃而稱役也。聃非有私於楚，而楚獨得聃之道者，能充其性分之實故也。畏壘，禹貢之羽山，見洞靈經。其臣妾皆取淳樸之人，而去其畫然知、挈然仁者，無用之材與之居，不職之臣爲之使，三年大穰，民皆異之。無近功，故日計不足；有遠效，故歲計有餘。民化其德，欲立之，南面社稷而尸祝之，與老子『可以寄託天下』意同。春至

而物生，秋至而物成，自然之道行而人弗知也。居則如尸，言其靜。環堵之室，言其陋。而百姓倡狂，欣慕自往，依歸，非由於知也。今畏壘細民欲以禮器待我於賢人之間，是以我爲人之杓也。杓，小器，便於眾用而已，則是有違老聃之訓，是以不釋然也。（同上）

林希逸曰：擁腫、執掌，猶支離也。灑然，瀟灑有異於人。歲計有餘，久而有益也。尸祝、社稷，敬祀之意。鼓舞筆端，如此下語。不釋然，不樂貌。豈無得而然，言天實爲之。天道已行，自然無心之喻。不知所如往，言與世相忘。杓，小器。必我小淺易見，故人得而知之。釋氏云：『我修行無力，被鬼神覷破。』不釋於老聃之言者，恐負師訓，故不樂也。（同上）

褚伯秀曰：庚桑，太史公作『亢桑』，一作『亢倉』，諸子中之一家也。唐朝冊號洞靈真經。其經云：『庚桑子居羽山之顛。』何絜注：『羽山在徐州。』莊子言畏壘，指其形之拙樸。畫然，掣然，皆顯示貌。爲仁知而不晦藏，則不仁不知者疾之而患至掇也。寧與椎鈍者居，彼此無心，風淳俗阜，久而民樂其化，願推尊之。日計不足，歲計有餘，積絲成帛之義。庚桑以爲不知己，恐民歸附而爲己累也。夫春生秋成，天道自運，聖世之民，何知帝力？今乃陳列予於賢人之間，我雖不自賢而猶爲彼所尚，是立杓於此，以召矢石也。吾肯爲此乎？然則庚桑之居畏壘，韜光未密，不能使人兼忘，莫若列子居鄭圃之混融無跡也。（南華真經義海纂微）

陳深曰：必我淺而易見，故人得以知之，如釋氏言『我修行無力，爲鬼神覷破』是也。（莊子品節）

陶崇道曰：『藏身』二字，是此篇大旨。庚桑楚因畏壘不能藏其身，而弟子悟不過來，至南榮越尤甚，故令見老子。南榮越只差是思慮營營，故老子醒之以『知止乎不知，至矣』，此是第一關。又進之『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』，是第二關。無形即無有，而曰：『無有一無有，聖人藏乎是。』蓋已加鐵門問矣，終引到無爲而無不爲上，此一篇之關鍵也。『去之』、『遠之』二句，見莫近如臣妾，莫賢如仁知，而皆去之遠之，以見畏壘細民，反願尸祝爲可異耳。三年大穰，正所云『神凝而年穀熟』也。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，敬之如神明，恐其去而無所邀福也，

豈無得而然哉！言百草無所得於天，豈能發生？萬寶無所得於天，豈能告成？而止見其生其成，並無一言感謝天地，可見天地大而己小，天地藏而已露矣。杓音標，斗柄第七星也。天文志：『一至四爲魁，五至七爲杓。』指丑指寅者此杓，爲人舉眼所共見者也。楚爲畏墨墨民所見，故以自況。何故南面不釋？不釋於老氏之言耳。老氏之言曰：『使民無知無欲。』吾今乃使之知我欲我，不幾爲老氏之罪人乎？役，當是『徒』字之誤。

（拜環堂莊子印）

林雲銘曰：

遠而去之，言其所棄也。……居之使之，言其所取也。大穰，大熟，指人情而言，是下文有恆者人舍天助樣子。見其灑然獨有異於常人也。言其無小利近功，久而方見其有益也。尸祝、社稷，尊敬之至，欲尊之以爲君也。南面與下文不釋老聃之言，兩相呼應，言南望老子而有愧也。春生秋成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而大道已行於其間，無爲而常自然也。至人與道爲體，藏身深渺，而百姓亦率其性之自然，不知有知愚、賢不肖之分別，而謀所嚮往，方爲大道之行也。今畏壘之民，謀欲尊敬我於賢人之間，必我爲褊淺之器，有以自見故也。吾是以有負於師教而不能釋然也。俎豆字，與社稷、尸祝相呼應。（莊子因）

宣穎曰：因人見德，陡自不快。所云古之學者爲己，此所以爲老子高足與？（南華經解）

劉鳳苞曰：老聃之道，所謂立乎不測，而遊於無有者也。庚桑楚得其一偏，遂知收斂神功，不厭深眇，則老聃之全體可窺矣。晝然知，掣然仁，二者足以成名，而適爲吾道之病，去之遠之，則拔去病根，渾然無跡，得失有所不計，毀譽亦付之兩忘矣。擁腫與居，才雖拙而與之相習。軼掌爲使，事雖勞而與之相安。三年之內，無所謂作爲也。乃民風之淳茂，一如禾黍之秋成，而無言自化，真寫出熙熙皞皞氣象。穰字不屬之歲功，而屬之治理，體會入微。日計不足，歲計有餘，畏壘之民，稱心而道，摹擬極真，乃頌者翕然，聞者惕然，非聲聞過情之慮也。政教所成，皆元氣之流行，無可舉似，使人歸美於其上，何如相忘於沕穆之中邪？春生秋成，皆天地自然之理，而真宰所棲，尋之無跡，與尸居環堵之至人，默契於形聲之外，豈無所得而然？若一筆激起下句，有水到渠成之

妙。大道已行，屬造化說，亦是爲至人立竿見影。『百姓猖狂』二句，見同遊於遙蕩恣睢轉徙之途，遷善而不知所爲也。杓者高自表著，若斗柄之揭於天。著此一句，正見得塗誦興歌，皆屬顯揚之末跡，屏去一切功能，越擡高至人身份，後世美言小數，勒石紀功者，真可付之一笑矣。（南華雪心編）

【校勘】

陸德明曰：庚桑楚。司馬云：楚名，庚桑，姓也。太史公書作兀桑。畏：本或作岷，又作猥。壘：崔本作繫，同，力罪反。向良裴反。李云：畏壘，山名也。或云：在魯。又云：在梁州。挈然：本又作契，同，若計反。向云：知也。又苦結反。廣雅云：『提也。』腫：本亦作踵。大壤：而掌反，本亦作穰，崔本同。又如羊反。廣雅云：『豐也。』正得秋而萬寶成。元嘉本作萬寶。大道已行矣：本或作天道。（經典釋文）

盧文弨曰：大壤。陸德明曰：『本亦作穰。』案：列子天瑞篇亦以壤同穰。（莊子音義考證）

俞樾曰：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寶成。樾謹按：得字疑衍文。莊子原文，蓋作『正秋而萬寶成』。周易說卦傳：『兌，正秋也，萬物之所說也。』正義曰：『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。』即本莊子之義，是其證也。得字蓋涉下句『夫春與秋，豈無得而然哉』，因而誤衍。『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秋而萬寶成』，文義已足，不必加此一字，與上句相儷偶也。（莊子平議）

吳汝綸曰：老聃之役。司馬云：『役，學徒弟子也。』某案：淮南人間篇『或問：顏回、子貢、子路三人皆賢，而爲夫子役』，與此役同。司馬注是也。（莊子點勘）

于鬯曰：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。鬯案：既稱役，即無不可解作『廝役』之役。公羊宣十二年傳所謂『廝役虐養』，何詁云：『汲水漿者曰役。』是也。陸釋云：『司馬云：「役，學徒弟子也。」廣雅云：「役，使也。」似兩義備存。使之一義，蓋即『廝役』之義，然不若直言『廝役』爲曉矣。夫霍氏有計事之奴，鄭家有知詩

之婢，老聃之役能偏得老聃之道，亦何足異？我家舊婢中有名越琴者，侍先妣馮孺人者也。一日代司茶持風箱，諷文不已。先祖學博公在書齋聞之，親至茶室，則越琴也。何必定爲學徒弟子乎？漁父篇言：『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，而身教之。』又子路曰：『由得爲役久矣。』是學徒弟子原有自謙於役者，要自謙可耳。目學徒弟子爲役，究未安也。以北居畏壘之山：鬯案：以，讀爲已。已者，猶言『已而』也。言庚桑楚初爲老聃之役，已而北居畏壘之山，則不爲老聃之役矣。書洪範序以箕子歸，江聲注解之云：『已而箕子來歸。』彼以字與此以字可例觀。夫春與秋，豈無得而然哉？鬯案：此無字疑誤。庚桑子之意正欲言春與秋無得而然，故下文云：天道已行矣。則安得云豈無得而然乎？無字直當作有，云夫春與秋豈有得而然哉！見尸而祝，社而稷，在我爲有得而非道也。於脈理方貫。我其杓之人邪？鬯案：杓者，杯杓之杓，取物之具也。故杓有取義，靜字而動用之。我其杓之人者，我其取之人也。蓋若謂鈞名沽譽者然。郭注云：『不欲爲物標杓。』則讀杓爲的，義未見確。陸釋引向云：『馬氏作鈞。』據刻意篇釋云：『鈞，本亦作鈞。』說文無鈞字，則鈞即鈞字，鈞則亦取義矣。而又云音的，似仍當解如郭義也。殆非與？淮南子兵略訓云『爲人杓者死』，彼高注云：『杓，所繫也。』竊謂彼杓字亦可訓取，與此杓足例云。（莊子校書）

陶鴻慶曰：偏得老聃之道，以北居畏壘之山：愚案：釋文引李云：『畏壘，山名也。』或云：『在魯。』又云：『在梁州。』今案：畏壘者，拳确不平之貌也。管子輕重乙篇云：『山間隈壘不爲用之壤，寡人不得籍斗升焉。』畏壘，即管子之『隈壘』，本字爲銀鏗。說文『銀』篆下云：『銀鏗，不平也。』亦作嵬嵬。文選魏都賦：『或嵬嵬而複陸。』亦作『硯磊』。海賦『硯磊山壘』，李注並云：『不平貌。』此云畏壘之山，謂山間隈壘無用之地，而庚桑楚卜居於此，故臣妾去之，愚夫從之，雖畏壘之民，亦洒然異之也。此本莊子寓言，太史公莊子列傳有云：『畏累虛，亢桑子之屬，皆空語無事實。』正合斯旨。自來注家不明此義。舊注且求其地以實之，鑿矣。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寶成：愚案：俞氏云：『得字疑衍，元文本作「正秋而萬寶成」。』引周

易說卦傳正義「正秋而萬物說成也」爲證。今案：得字當在秋字下，「正秋得」謂得正秋之時，與「春氣發」句相儷也。大宗師篇「夫得者時也」，郭注云：「當所遇之時世，謂之得。」即此得字之義。（讀莊子劄記）

武延緒曰：畏壘大壤：按注，壤本又作穰。愚謂穰，本書讀壤，二字古通。漢書張敞傳：「京兆典京

師，長安中浩穰，於三輔爲尤劇。」注：「浩，大也。穰，盛也。言人眾之多也。」本書大穰，即此義。正得秋而萬寶成：按：正得秋，疑當作「秋正得」，正讀「七政」之正。史記律書：「律麻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。」八正

謂八節之氣，以應八方之風者也。我其杓之人邪：按：淮南子兵略訓「凌人者勝，待人者敗，爲人杓者死」，又

道應訓「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」，前之杓訓繫，後之杓訓引，皆可以參觀。（莊子劄記）

奚侗曰：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爲使：侗案：逍遙遊篇「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」，擁腫之與居謂不中繩

墨之人與之居也。詩小雅「或王事鞅掌」，毛傳：「鞅掌，失容也。」鞅掌之爲使，謂不修容儀之人爲之使也。

（莊子補注）

胡懷琛曰：萬寶：庚桑楚篇云：「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寶成。」集解引俞樾云：「得字疑涉

下文而衍。」按：俞說是也。惟「萬寶」疑「萬實」之誤。（莊子集解補正）

王叔岷曰：案：釋文所出本無楚字。古鈔卷子本、道藏羅勉道循本本並同。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，偏得

老聃之道：案：釋文：「庚桑楚，太史公書作「亢桑」。」列子仲尼篇「亢倉子全道篇作「亢倉」，並音近相通。

古鈔卷子本偏作偏，偏與偏通（詳繕性篇）。亢倉子全道篇亦作偏。以北居畏壘之山：案：釋文：「畏，本

或作嶮，又作猥壘，崔本作壘。」弘明集六晉釋道恒釋駁論「後漢書章帝紀注引並作「嶮壘」。謝靈運山居賦自注

引作「嶮壘」，史記莊子列傳正義引作「畏累」（並引郭注云：「畏累，今東萊也。」今本闕），後漢書文苑劉梁傳

注引作「硯礫」（又作「硯壘」），御覽五三二引作「嶮嶮」，疊韻連語，故字無定形。說文作「銀鏗」，云：「銀鏗，

不平也。」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：案：釋文：「挈，本又作契。」契，與挈通。大宗師篇：「狝韋氏得之，以挈

天地。』疏：『又作契字者。』即其比。道藏成玄英疏本、林希逸口義本、覆宋本並作絮，絮亦與挈通。偽子華子晏子篇『絮然知者遠之』，即本此文，亦作絮。居三年，畏壘大壤。案：『釋文：「壤，本亦作穰，崔本同。』下文釋文引向云：『順時而大穰也。』是向本亦作穰。道藏成玄英疏本、王元澤新傳本、林希逸口義本、覆宋本皆作穰，後漢書文苑劉梁傳注引同，壤即穰之借。高士傳載此文居上有其字，壤亦作穰（列子天瑞篇『三年大壤』，吉府本、御覽四八五引並作穰，即襲用此文）。庚桑子之始來，吾洒然異之。案：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引來下有也字。道藏陳碧虛音義所出本、褚伯秀義海纂微本、羅勉道循本本、趙諫議本、元纂圖互注本、世德堂本，洒並作灑。下文『汝自洒濯孰哉』亦並作灑，灑與洒通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案：後漢書章帝紀注、劉梁傳注引並無兩而字，淮南俶真篇、亢倉子全道篇同。正得秋而萬實成。案：釋文引元嘉本『萬實』作『萬實』，義較長。古鈔卷子本、覆宋本並作『萬實』。疏：『實，亦有作賣字者。』賣，蓋實之形誤。天道已行矣。案：釋文所出本天作大。古鈔卷子本天旁亦注大字，蓋一本作大也。但審文義，作『天道』較長。大，蓋天之形誤（天、大形近易混。德充符篇『獨成其天』，釋文引崔本作大。讓王篇『天寒既至』，呂氏春秋慎人篇作大，並其比）。注：『夫春秋生成，皆得自然之道。』天道，即『自然之道』也。我其杓之人邪。案：釋文：『杓，音的。』並引王云：『斯由己爲人之準的也。』是王本正作的。亢倉子全道篇亦作的。（莊子校釋）

弟子曰：『不然。夫尋常之溝（洫），巨魚無所還其體，而鯢鱔爲之制；步仞之丘陵，巨獸無所隱其軀，而夔狐爲之祥。且夫尊賢授能，先善與利，自古堯舜以然，而況畏壘之民乎！夫子亦聽矣！』庚桑子曰：『小子來！夫函車之獸，介而離山，則不免於罔罟之患；吞舟之魚，碭而失水，則（螻）蟻能苦之。故鳥獸不厭高，魚鼈不厭深。夫全其形生之人，藏其身也，不厭深眇